

沉默的羔羊

原著者 托马斯·哈里斯

编译者 赖中力

海天出版社

(中国·深圳)

责任编辑:柯继步
装帧设计:龙舟
责任技编:王颖

书 名 沉默的羔羊

原 著 者 托马斯·哈里斯
编 译 者 赖中力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址:深圳市彩田路海天综合大厦
邮编:518026
印 刷 者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 10.25
字 数 240 (千)字
版 次 1996年12月第一版
印 次 1996年12月第一次
印 数 1—3000册

I S B N 7—80615—462—0/I·116

定 价 15.80元

1

在昆迪可，研究院大楼的底层，半埋在土下。这儿是“联邦调查局”行为科学研究院，处理多桩谋杀案件，克蕾瑞思·史达琳从枪击训练场，快步走过霍更街，到达研究院时，已经走得满脸通红。她的发上沾着草，连联邦研究院制服的防风上衣上都是草。那是在枪击时趴在地上弄的。

外面的办公室空无一人，因而她对着玻璃门映出的影子摆弄头发，拍了拍衣服。她知道，用不着打扮，看起来就挺好了。她的手还有枪火味，不过没时间洗手了——柯劳佛组长叫她立刻到。

她发现杰克·柯劳佛组长，一个人站在杂乱的办公室中，正立在某人的桌旁讲着电话。这一年来，她倒是第一次有机会好好打量他，而她所看到的，反而令她感到不安。

平日，柯劳佛看来就像个穿着合宜的中年工程师。在大学玩棒球，就是个灵巧又强硬的捕手。而今，他看起来那么瘦，衬衫的领口显得好大。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眶下面，肿着两个黑眼袋，鼻上架着一副远近双焦眼镜。

柯劳佛大声喊了一声“不！”结束了电话。把夹在腋下的档案夹交给克蕾瑞思·史达琳，并把那份卷夹打开。

“克蕾瑞思·史达琳，早安！”

“哈啰！”她只是礼貌地微微一笑。

“一切都还好，我希望那通电话没有吓坏你。”

“不。”这可不是真的，她想。

“你的老师们告诉我，你相当不错，是全班最顶尖的。”

“我希望如此。”

特别情报员柯劳佛，曾去维吉尼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，讲授“刑事学”，她也是因为这个缘由，才能到联邦调查局，担任练习生。当她获知自己有资格去研究院时，曾写过一封短笺给他，他从未写过回信。她到昆迪可，当了三个月的练习生，他也从未注意他。

史达琳是那种不求人施惠，也不要求别人友谊的人。但对柯劳佛冷淡的反应仍很困惑，也后悔，现在他在这里，她又开始喜欢他了。

显然，他有什么心事，柯劳佛本身不但睿智，而且通权达变。史达琳第一次注意到他身上色彩的感觉，和衣服的质料，正是按照联邦调查局情报员的标准来穿着。虽然穿着整齐，却很朴实，颜色单调，好像他正在蜕皮似的。

“刚有件工作，因此我想到你，”他说：“也算不得是一份真正的工作，不过是一份很有趣的差事。你到研究院来，就直接到行为科学部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对法庭了解很多，可是你并没有这方面的经历。我查了你近六年的经历，少之又少。”

“我父亲是司法官，所以我懂。”

柯劳佛微微一笑。“你在学校主修‘心理学’和‘犯罪学’两项。又有几个夏天，你去心理健康中心工作——两个吗？”

“两个。”

“是为了得到心理辅导的证书？”

“是的，花两年时间很值得。在我去维吉尼亚大学之前就得到了，那时我还没决定来这里。后来我先去实验室工作，之后再来这里。”

“你写过信给我，要来这儿，可不是吗？我想，没回你的信吧！——我知道没回，当然。”

“你有很多事要忙。”

“你知道有关‘理解疯狂犯罪者’的计划吗？”

“我在法学报刊上看到，你正在规划各种资料数据，不过这些都还没有付诸实行。”

柯劳佛点点头。“联邦调查局做了很多份调查表和问卷，上面列举了许多知名连续做案的凶手。”他交给她厚厚一叠绑好的薄纸。“这一部份是调查员对劫后余生受害人所做的查访问卷。另外蓝字部份，代表凶手可能的回答。粉红色的字，是对凶手提出各种问题。这是许多纸上作业的工作。”

对纸上作业，颇感兴趣的克蕾瑞思·史达琳，像一名精明的侦探，已嗅出某种气味，闻出这份即将到来的工作——可能要使单调而辛苦的工作，把这些资料输入电脑系统，仅可能做出行为科学的分析。她知道自己身为女人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，也许永远钉死在秘书的角色上，搞不好还得干上一辈子。现在是该做抉择的时候了，她希望能做得很好。

柯劳佛等了一阵——他得问她一些问题。“你会做过哪一类的测试？”

她搜索记忆回答，认为自己在孩提时代就接受过一些测试。

“史达琳，听你口气，好像说起来很容易？”

“我没这么想。”

“有三分之二连续犯案的凶手，我们都去调查并且询问，为一些未解决的悬案，建立资料库。大部份的人，我想他们的说法都过于夸张。其中有二十七人，充分配合。也有四名死刑犯拒绝说话。其中有一个人，是我们最想要的，但是一直无法得到这个人的合作。我要你明天去见他。”

克蕾瑞思·史达琳心中一阵雀跃，逐渐明了是怎么回事了。

“这人是谁？”

“是一位心理学家——汉尼巴·莱克特。”柯劳佛说。每回提起这个名字，他总是有一阵短暂的沉默。

史达琳定定地看着柯劳佛，她显得太沉静了。

“汉尼巴，他是个食人魔。”她说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好，我很高兴有机会。但你该知道，我也很纳闷——为什么选上我？”

“主要因为你是现成的人选，”柯劳佛说：“我不期望汉尼巴会合作，他一直拒绝。但是我们的访谈，一直透过中间的媒介人物——就是莱克特被囚禁那家精神病院的院长，他个人常问莱克特话。目前我们这单位，再也派不出人手做这工作。”

“你们都忙着‘野牛比尔’的事，而这些事发生在内华达。”史达琳说。

“你说对了，这案子拖很久了。每回发现都太晚了，甚至连一具温热的尸体都没有。”

“你说明天就要去——这么赶？”

“我希望你尽快。”

“如果他阻碍我，你仍要我做心理评估吗？”

“不用。莱克特和其他人不同，他非常难以接近，更难去评估。以前失败的例子太多了。”

柯劳佛在手上，摇晃着两片维他命C，然后和冷开水吞服。“说起来满荒谬的，你知道吗？莱克特他是一名心理医生，还为许多心理学的刊物写稿，但他对自己的异常，却不吐露丝毫。他很认真地回覆心理学学生的来信，但一点也不提自己的案子。

“如果他不愿跟你谈，你只要据实报告就行了。例如他看起

来什么样子，描述一下他的牢房，他正在干些什么事情。注意来来去去有哪些新闻记者。有时倒也不是真正的记者，而是些好事之徒，他们对莱克特的喜爱，甚过安德鲁王子。”

“记得有些专门报道花边新闻的杂志，他们愿意出五万美金买他的故事，我倒有印象。”史达琳说。

柯劳佛点点头。“我相信，像‘饶舌杂志’已经买通了医院里的某些人。我指派你去，他们很快就得知消息。”

柯劳佛将身子往前倾，直到他面对着她，相距两尺的距离。她注视着他的镜片使眼上表下的眼袋变得模糊了。他最近常用“李斯德林”漱口水漱口。

“现在，我要你非常非常的注意听着，史达琳。你听到我说的话吗？”

“是的，长官。”

“你对汉尼巴·莱克特，必须特别特别留心。如果莱克特愿意开口你说话，他一定是试着发现有关你的一切。那只是出于好奇，就像一条蛇窥探鸟巢般，你一丝一毫，什么都不能说出来。绝不要有任何你个人的资料，留在他的脑海里。你知道，他对威尔·葛伦罕做了什么吗？”

“我看过新闻了。”

“当威尔抓住他时，他亮出了刀子，结果威尔奇迹般的没有死。在疗养院里，莱克特把一名护士的身体都剖开了。你在工作时，别忘了他所干的一切恐怖的事情。”

“你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吗？”

“我只知道，他是个怪物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人能肯定地回答得出。史达琳，当年在维吉尼亚大学，你问过我一些很有兴趣的问题。院长将会看你的报告，得写得简洁有力，组织严谨。我已决定，希望星期天九点，你把报告交来。好了，史达琳，你要好好描

述他的行为举止。”

柯劳佛朝她微笑,可是他的眼神,连一点暖意也没有。

2

佛烈德·奇尔顿博士，五十八岁，是巴尔的摩州立医院院长。这家医院专门治疗疯狂犯罪。他面前有一张又长又宽的大桌子，上面没有又硬又尖的物品。其他有好些东西，算得上是“护城河”吧。奇尔顿博士坐在那张大桌子后面的椅子上，克蕾瑞思·史达琳这时走了进来。

“我们这儿有许多探员，但我从来没看过这么迷人的。”奇尔顿说着，并没有站起来。

史达琳见他伸出的手还油亮亮的，她不用思索就知道，一定是刚抹了发油。

“是史黛琳小姐，是吗？”

“我是史达琳，不是史黛琳。谢谢你拨时间来见我。”

“现在联邦调查局也雇起女孩子啦！哈，哈！”他微笑着抽起雪茄。

“博士，这是我们局里的进步。”

“你会在巴尔的摩住上几天吗？如果你知道这城市，就知道住在这里和住在纽约和华盛顿一样。”

她别过脸，不愿看他的微笑，立刻明白，他一定认为她不喜欢这儿。她说：“我相信，这一定是个很棒的都市。但是我奉命去看莱克特博士，今天下午就要把报告交上去。”

“那么，以后我如何打电话到华盛顿和你联络呢？”

“你这么想真好。特别情报员杰克·柯劳佛负责这整个计划，透过他就可以找到我了。”

“那么我知道了，”奇尔顿说，他的双颊泛着粉红色泽。“请给

我看看你的身份证明。”他随意地检视她的身份证明，一味让她站着，也没让她坐下来。他把身份证交还给她后，站了起来。“跟我来吧，用不了好多时间。”

“奇尔顿博士，希望你能约略告诉我一个大概，让我能了解。”

“我们可以边走边谈。”他从桌后绕过来，看了看表。“离吃午餐的时间，还有半小时。”

她想，糟！我该多了解他一些，愈快愈好。他可能并不是很笨的老男人，也许知道些很有用的事。

“奇尔顿博士，我现在和你见面，如果你方便，是否能多拨些时间，我们好好谈谈。也许在会谈中，能多了解一些事情。”

“噢，是吗？我倒是挺怀疑的。那么我们约好，待会儿在外面办公室碰头。在我们走之前，我还有个电话要打。”

“我想把外套和伞留在这儿。”

“放到外面去，”奇尔顿说：“交给亚伦，放在外面的办公室，他会把这些东西拿走。”

亚伦穿着一身看来像睡衣的衣服，似乎是此地的住院病人。他用衣角把烟灰缸擦拭干净。

当他看着史达琳的外套时，伸手接了过去。

“谢谢你。”她说。

“非常非常欢迎你来。你多久才大便啊？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你大便的时间很久吗？”

“衣服我自己来挂好了！”

“你大便的时候，也不会做别的事。可以弯着身子，看看大便有没有变色？看起来好像长了一条褐色的尾巴？”他抓着她的外套，不放手让她拿回去。

“奇尔顿博士要你去他的办公室，现在就去。”史达琳说。

“不，不用，”奇尔顿说：“亚伦，你把外套放在衣柜。我们走时，别把衣服又拿出来，得记着。我原本有个女职员，但被调走了，现在亚伦接这些工作。史达琳小姐，你带了武器吗？”他的眼镜对着她泛着光。

“不！我没有武器。”

“我能看看你的皮包和公事包吗？”

“你已经看过我的证件了。”

“他们说你是个学生，请让我看看你的东西。”

克雷瑞思·史达琳听厚厚的不锈钢门砰然关上，并把栓子拴回，她这时可真胆怯了。奇尔顿慢慢地走在前面，穿过绿色的甬道，这儿有极强烈的消毒水味道。

史达琳很恼自己竟让奇尔顿翻看她的皮包和公事包，走起路时，脚步也更用力出气，这样她才能集中注意力。还好，她感到自己全然能控制自己的情绪。

“莱克特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人，”奇尔顿回过来说：“我们每天得花上十分钟，去搬他订购的那些出版品。我们试着不让他阅读或减少他阅读的数量，结果他却写信到法院告我们。他个人信件的数量，也非常多。谢天谢地，现在总算有其他人上报，酿出大新闻，也减少了大家对他的注意力。有时几乎每一个写心理方面论文的人，都得把莱克特写在里面。医学杂志现在仍在刊登他的文章，他们只是喜欢刊出他的亲笔签名，有着畸形的价值。”

“我想，他在‘临床心理学’这本学术刊物上，写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文章。”史达琳说。

“你看过了？真的？我们试着想去研究莱克特。这倒是一个机会，可以做出非常耸动的研究。——想想看，这样一个人，活着的，太罕有了。”

“他是怎样一个人呢？”

“很显然，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精神变态者，但他却深不可测。不论什么样标准的测验，都测不出他。他太狡猾世故了。至于我嘛，我想，他是很恨我们的。他把我当成他的妮米西斯（希腊神话中，司报应和复仇的女神）。柯劳佛倒真聪明——可不是？他用你来对付莱克特。”

“奇尔顿博士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一个年轻女人，会让他转变的。这么多年来，莱克特都没看过一个女人，我们通常不让女人到这儿来，她们留在这儿会惹出麻烦。”

“博士，我是从维吉尼亚大学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的，那个学校并不是制造花瓶的学校。”

“那么，你该能记得一些法则：不可以碰栅栏，或是把手伸进去。除了柔软的纸，你什么东西都不可以递进去。笔、铅笔都在禁止之列。有时，他会有特制的笔。你给他的纸，也只能单张或散装的。要给他纸板或回形针等东西，都得从送餐盘滑入给他用，不得有例外。他要从栅栏里给你任何东西，你都不能接受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我了解。”

他们又穿过两扇门，自然光透不进来。现在，要经过许多间病房，有很多精神病患者杂处在一起。病房没有窗子，走廊的灯光下加上厚厚的铁栅，就好像置身在船上的轮机房里。突然奇尔顿博士顿住，两人的脚步声停住，可以听到墙后面有愤怒的吼叫声。

“莱克特一出了他的房间，一定得戴上口罩，还得受到全部监视，手脚都得戴上枷锁。”奇尔顿说：“我正要拿张照片给你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了。他被判刑之后的第一年，表现得非常合作，

之后，在他四周所做的安全措施，也稍稍疏忽了。结果，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，他抱怨胸痛，得去诊疗所检查治疗病。因而，他的监视也就撤离，好让他去做心电图。当护士俯身对着他时，他对护士干了这——”奇尔顿交给克蕾瑞思·史达琳一张满是绉摺的照片。“医生们及时处理，算是救了这护士的一只眼睛。他打断了她的下颚，拉出她的舌头。当他吞下舌头时，他的脉搏，甚至没有超过八十五。”

史达琳听到这里，知道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了。不论是这张照片，或是奇尔顿盯着她看的那种眼神。那眼色就像只饥渴的鸡，啄烂了她的脸。

“我把他关在这儿，”奇尔顿说道，走到两扇厚厚的安全门旁，撇了撇电铃。一个身材高大的看护兵拔尼开了门，让他们进去。

站在门边，史达琳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。她停住脚说道：“奇尔顿博士，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这次测试的结果。如果莱克特博士把你当成敌人，一如你所说的，那么我想由我自己去见他，事情可能会顺利些。你看怎么样？”

奇尔顿脸色扭曲着。“对我来说，是再好也不过了，你该在我的办公室就提出这想法，我会派个看护兵送你来，很安全的。”

“如果你那时就能把大略情形告诉我，我当时就会提出建议。”

“我并不寄望还会看到你，史达琳小姐——以前来过的芭妮，和莱克特晤谈过后，连忙打电话要人把她带走。”

奇尔顿说完就走，头也不回，再也没看她一眼。

现在，只剩下这个身躯庞大的看护兵拔尼站在她面前，还有他身后那悄然无声的钟。他的柜子加着电网防护，里面放着钉头槌，和监控物，口罩及麻醉枪。墙上还有一个U形的长管，管口

对着最容易发生危险的墙。

这名看护兵看着她说：“奇尔顿博士一定告诉了你，不要去碰铁栅是吧？”他的声音既高又沙哑。

“是的，他告诉我了。”

“好，那房间在右边最后一间，你只要一直朝着现在走的中央走廊走下去就行了，你可以把他的信带去。”这名看护兵似乎私下窃喜。“你只要放在托盘里，让盘子滑进去。你可以用绳索把盘子拉出来，或者他会送出来。不管盘子放在外面那儿，他也触不到你的。”这名看护兵交给她两本杂志、报纸，还有几封拆阅过的信。

走廊走下去几乎还有三十码长，两边都有牢房。有些房间在门的中央装了观察窗。窗子长而狭，像个弓道口。另外有些标准牢房，有敞开的铁栅和窗口。从走廊经过，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。克蕾瑞思·史达琳走到后半时，听到有个嘘声：“我能闻出你的体味！”她不加以理会那猥亵的话，佯装根本没听到，继续往下走。

最后一间牢房里亮着灯光，她偏向走廊的左侧走去，知道自己的脚步声，已经会让对方警觉。她要在走进之前，先好好观察一番。

3

莱克特博士的牢房,和其他的牢房有些不同。这间牢房,隔着走廊对着的是一个柜子。从另一方面来说,这间牢房是很特别的。墙的前面有铁栅,里面也有铁栅。两个铁栅的距离,要比一个人能伸进去要大,有第二道铁栅可以保护。后面还有一层牢固的尼龙网,从地板一直伸到屋顶,从一面墙延伸到另一面墙。隔着这层网,史达琳可以看到牢房里面有一张钉死的桌子,桌上堆着好高一大叠的平装书。还有一把椅子,同样也是钉死在地上。

汉尼巴·莱克特博士正趴在床上看书,那是一本意大利文的《流行》杂志。院方有意把一本杂志,拆散为一张张的单页。他用右手压着要看的那一页,看完之后用左手压着。莱克特博士的左手,一共有六根手指。

克蕾瑞思·史达琳隔着铁栅一段距离,停了一会儿。

“莱克特博士。”她的声音,倒还很正常,没紧张得变调。

他登时抬起头来。

他盯着她看的时候,她几乎听到自己血液在流了。

“我叫克蕾瑞思·史达琳,能和你谈谈吗?”她说得很含蓄,可是态度上却是有些隔阂,保持着某种距离。

莱克特博士的手指按在唇上考虑。然后他站起身来。走向牢笼的前面,隔着尼龙网有段距离,站立在那儿,却全然不去注意那层尼龙网,好像距离是由他选择似的。

她可以看到,他是个矮小而整洁的男人。可是他的双手和双臂,却像他一样,特别强而有力。

“早安!”他说,好像他只是站在门口回答。有教养的声音里,

隐隐流露着冷酷和急躁。也许因为很久没有说话了。

他的眼睛，是一种褐红的栗色，从瞳仁中，反射着红光。有时，那点红光就像他心中燃烧的火焰。他的目光，全神贯注地看着史达琳。

她忖度距离，靠近铁栅。

“博士，我们有很多剖析心理学的艰难问题，想请你帮忙。”

“我曾经在昆迪可行为科学研究院工作，我猜，你该是杰克·柯劳佛的手下之一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能看看你的证件吗？”

她没料到他有这一问。“到办公室时……我已经给他们看过了。”

“你是说，给佛烈德·奇尔顿博士看过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看过他的证件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可以告诉你，医院里的人，都是些书呆子。你见到亚伦吗？他是不是很迷人？他们之中，你喜欢哪几个人？”

“都很好。我和亚伦说过话。”

“你说不定是个记者，给了奇尔顿钱，他才让你进来的。”

“好吧。”她亮出证件。

“隔着这么远，我看不清楚，请你送进来。”

“我不能。”

“因为这是硬的东西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去问拔尼。”

拔尼走过来，想了想。“莱克特博士，我可以把这份证件放入

输送托盘传进去给你看。但是，当我请你放回时，如果你不放回来，我就会生气。我生气了，你就有苦头吃了，一直到我心情转好为止。我会罚你一周没饭吃，食物不再从管子里送来，也不会有一天两条干净裤子换。”

“我当然会的，拔尼。”

证件卡从输送托盘送了进去，莱克特博士对着灯光看着那份证件。

“一个练习生？上面写着只是个练习生。杰克·柯劳佛把个练习生派到我这儿来？”他把卡片朝自己小折牙上轻轻拍着，又嗅嗅气味。

“莱克特博士。”拔尼说。

“当然，”他把证件卡放回输送托盘，拔尼把那张证件卡取走。

“是的，我一直在研究院受训。”史达琳说：“但是我们要讨论的，不是联邦调查局，而是心理学。你是否能在我们谈话时，再决定我有没有资格？”

“嗯，”莱克特博士说：“很对，……这样更好，拔尼，你可想到该给史达琳警官一把椅子？”

“奇尔顿博士没有告诉我，能不能拿椅子。”

“拔尼，你的礼貌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你愿意有张椅子吗？”拔尼问她。“我们可以有把椅子，不过以前没这例子，从来没有人逗留这么久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你。”她说。

拔尼从上锁的柜子，拿出一张折椅，打开放好，就掉头离去了。

“好，”莱克特开口，他坐在桌子一边，面对着她。“密格斯对你说了什么？”